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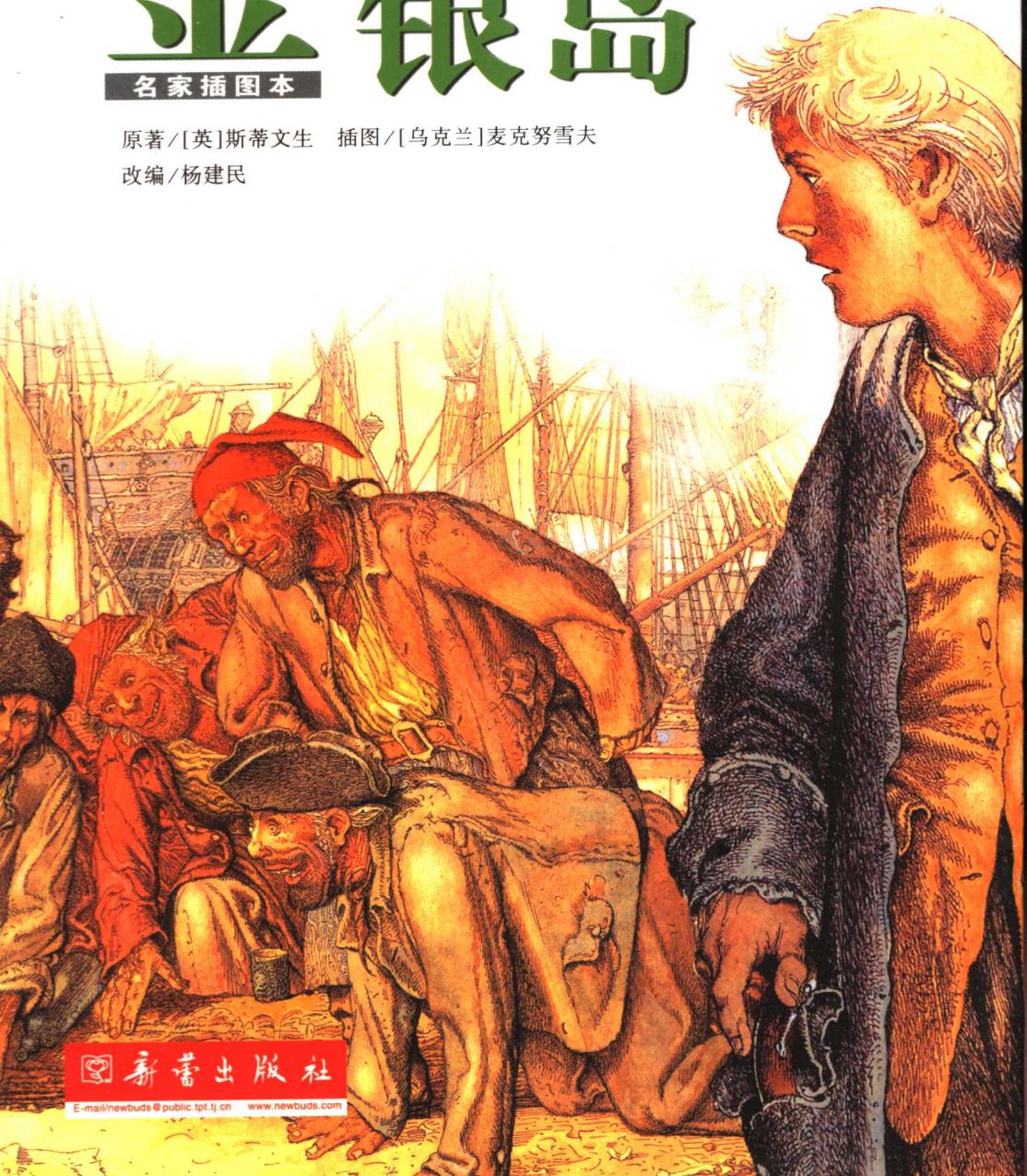


# 金银岛

名家插图本

原著/[英]斯蒂文生 插图/[乌克兰]麦克努雪夫

改编/杨建民



新蕾出版社

E-mail: newbuds@public.tpt.tj.cn www.newbuds.com

before it like a bird, the coast of the isle and  
passing by, and the vic changing over

小学生课外阅读经典·名家插图本

# 金银岛

原著/[英]斯蒂文生

插图/[乌克兰]麦克努雪夫

改编/杨建民



新蕾出版社

## 金银岛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 Alexandre Mikhnushev

本作品插图由台湾格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新蕾出版社独家使用。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银岛 / (英)斯蒂文生著; 杨建民改编。  
—天津: 新蕾出版社, 2003. 9  
(小学生课外阅读经典·名家插图本)  
ISBN 7-5307-3074-6

- I. 金…
- II. ①斯…②杨…
-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缩写本
- IV. I561.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3170 号

---

出版发行: 新蕾出版社

E-mail: 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om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300051)

出 版 人: 纪秀荣

电 话: 总编办 (022)27301675

发 行 部 (022) 27221133 27221150

传 真: (022)2730167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80 千字

印 张: 6.5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定 价: 12.00 元

---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河南路 47 号

电话: (022)27221133 邮编: 300020



*Classics for Pupils*

斯蒂文生 金銀島

目  
录

第一章	船长	1
第二章	黑狗	8
第三章	黑牌	14
第四章	箱子	19
第五章	瞎子	25
第六章	文件	30
第七章	待发	36
第八章	酒店	43
第九章	隐患	49
第十章	航程	55

第十一章	窃听	62
第十二章	会议	68
第十三章	决定	74
第十四章	惊吓	79
第十五章	野人	85
第十六章	弃船	91
第十七章	抢滩	97
第十八章	枪战	102
第十九章	守将	107
第二十章	谈判	114
第二十一章	进攻	119
第二十二章	探海	125
第二十三章	退潮	130
第二十四章	行程	136
第二十五章	降旗	141
第二十六章	汉兹	147
第二十七章	被俘	152
第二十八章	敌营	158
第二十九章	内乱	164
第三十章	相逢	171
第三十一章	骷髅	177
第三十二章	怪声	183
第三十三章	会师	188
第三十四章	尾声	193



## 第一章 船长

一天下午，一位老水手住进了我父亲开的那家“班波将军”旅店里。他迈着沉重的步伐，身后有辆小推车，上面放着他的水手衣箱。他身材高大，结实而笨重，皮肤经风吹日晒成了深褐色，穿着一件沾满灰尘的蓝外套，黑黑的辫子垂落在肩膀上，一双大手青筋暴露，布满了伤疤，黑黑的指甲也残缺不全，尤其是脸上的那道灰色的刀疤，看上去十分吓人。

我记得他一边打量着旅店外的小海湾，一边独自吹着口哨。然后，他就扯开嗓子，唱起了一支他后来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老掉牙的水手歌谣：

十五个人啊，扒开死人的箱，  
哟嗬，一瓶朗姆酒！快来尝一尝！

老水手那苍老的声音尖厉、颤抖。紧接着，他用随身所带的一根棍子使劲地敲门。等我父亲上前去接待他时，他粗声大气地要一杯朗姆酒，随后像行家一样细细地品味着，眼睛却望着旅店周围的悬崖以及我们旅店的招牌。



他终于开口说话了：“这地方位置不错，这小旅店算是选对了地方。生意怎么样，朋友？”我父亲回答他说生意清淡得很。

“那么，我就在这儿住下了，要在这儿住一阵子。”他对我父亲说，“只要有朗姆酒、火腿和鸡蛋就行，别的不大讲究，当然重要的还有那可以看到海上船只的悬崖。你问怎么称呼我？就叫我船长吧。给，拿去！用完了就对我说一声。”说着，他把几枚金币扔到地上，那口气严厉得像个指



挥官。

说实在的，尽管他衣着肮脏、言语粗鲁，但他确实不像普通的水手，倒更像个惯于发号施令的大副或船长。我推测，他大概听人说我们的旅店不错，而且比较僻静，所以就选中这里住了下来。我们对这位客人知道的只有这么多。

在随后的几天里，他沉默寡言，白天带着一副铜制望远镜，不是在海湾附近转来转去，就是在悬崖上东张西望；到了晚上，他便总是坐在客厅壁炉旁的一个角落里，没完没了地喝朗姆酒。如果有谁和他说话，他多半不吭声，只是猛地抬起头来狠狠地瞪着你，鼻子一哼，发出可怕的声音。没过多久，我们以及来到店里的人也就不再理他了。他每天散步回来后，总是要问有没有水手从这里路过。我们起初以为他是想念自己的朋友，但后来意识到他是想躲开他们，不让他们发现自己在这里。

偶尔，店里会住下一些水手。每当这时，船长便会隔着门帘将那个水手看清楚后才走进客厅；而且，保持绝对的沉默。不过，我多少也分担了他的恐惧。因为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一边，答应在每个月的第一天给我一个四便士的银币，





条件是要我时刻注意“一个一条腿的水手”，一看到这个人就告诉他。于是，我成了他的同伙。不用我说大家也能想像到，我在梦里都在留神这个“一条腿水手”。我仿佛看到他以成千上万的形态和表情出现在我的梦中，他的大腿一会儿在膝盖

处被截断，一会儿又变得没有腿。过了一会儿，他又变成了一个怪物，身上只长了一条腿，而且长在身体的中央。他跳过篱笆、翻过水沟追赶我。天哪！这每月四便士挣得太不容易了，我不断地受到这些噩梦的折磨。

虽然我一想到那一条腿水手就心惊肉跳，却不再害怕这个叫做船长的人了。好几个夜晚，他喝了太多的朗姆酒，便坐在那里，吼唱他那首老掉牙的破歌；有时他也会请大家喝上一杯，并强迫大家听他讲故事或跟着他一起唱那首歌。

船长脾气坏极了，常常不讲理地骂人。他会用手猛拍桌子，让大家安静，听他讲话，并且绝对不许交头接耳；别人提出问题，他会大发雷霆；他有时还会因没有人问他问题而认为大家对他讲的故事不感兴趣，更加怒不可遏。他甚至不允许别人在他喝得昏昏沉沉地上床睡觉之前走出店门。

最让大家害怕的，还是他的那些故事。那些故事让人听了毛骨悚然，净是些绞刑、走板子、海啸、海难以及海盗的野蛮行径。照他的话来分析，他肯定与世界上最邪恶的人一起在海上过了一辈子。他讲那些故事时所用的语言，让我们这些未见过世面的乡下人受不了。

我父亲常常说我们的旅店算是完了，他能把到店里来的人吓跑。我却认为他住在这里对我们有好处，人们开始的确被他讲的那些故事吓坏了，但事后回想起来又觉得非常想听，因为这给平静的乡村生活带来了一份刺激。不过，他的确是在糟蹋我们的旅店，因为他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他最初给的那几个金币早就花完了，可我父亲没有勇气来向他开口要钱。船长住在我们店里的那些日子，他的衣着从来没有任何变化，他从不给人写信，除了喝醉酒时和人们说话外，他从不与人啰嗦。至于那只水手衣箱，我们谁也没有见他打开过。

记忆中，只有一个人敢顶撞他。那时我父亲已经卧床不起。一天傍晚，利弗塞医生来给我父亲看病，留下来吃了晚饭，然后走进客厅，一面抽着烟斗，一面等他的马车过来。我跟着医生进了客厅。我注意到利弗塞医生衣冠楚楚，举止大方，头上扑着雪白的发粉，一双明亮的黑眼睛炯炯有神，而我们那位怪物似的船长，被朗姆酒灌得趴在桌上，在这客厅之中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忽然，老船长扯开嗓子又唱起了那首破歌：

十五个人啊，扒开死人箱，

哟嗬，一瓶朗姆酒，快来尝一尝！



别管他魔鬼有什么花样，  
哟嗬，一瓶朗姆酒，快来尝一尝！

大家对他这首歌早已习以为常，那天晚上的客人中，只有利弗塞医生是头一次听到。我注意到医生很生气地朝船长看了一眼，然后继续和老花匠泰勒谈一种治疗风湿病的新方法。与此同时，船长越唱越来劲，终于猛的一巴掌拍响了桌子。他那意思我们当然都明白，他是要我们保持安静。大家的谈话声戛然而止，只有利弗塞医生一个人还像刚才那样继续说着话，声音清晰，语气和蔼，每讲几句话就抽一口烟，对周围的一切丝毫不加注意。船长急了，又拍了一下桌子，终于恶狠狠地说：“你，不知死活的东西！不许讲话！”

“你是在和我说话吗，先生？”医生平静地问。

船长又骂了一声，说是的。“我只想对你说一点，先生，”医生回答道，“如果你不戒酒的话，这世界上很快就会少一个十足的浑蛋！”这老家伙气得火冒三丈，从桌旁跳起来，掏出一把小折刀，打开放在手掌上，左右掂量着，闹着要将医生



钉在墙上。医生根本不把他当回事，一动不动，继续用平静而坚定的语气对他说，只是声音提高了一点儿，好让大家都能听到：“如果你不马上将刀子收起来，我可以用我的名誉担保，下次巡回审判时一定送你上绞刑架。”

他们互相盯着，但船长很快就败下阵来。他收起刀子，嘟嘟哝哝

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医生并没有作罢，他说：“听着，先生，既然我已经知道在我的管辖区里有你这么一个坏蛋，那么我告诉你，我会日夜监视你的，因为我不仅是医生，还是这儿的治安官。只要我听到有人告发你的话，就像今晚这样的无礼行为传到我的耳朵里，我会立刻采取行动，将你赶出这里。”

过了一会儿，利弗塞医生坐着马车走了。当天晚上，船长再也没有惹是生非，而且以后的好几个晚上都很安静。





## 第二章 黑狗

和利弗塞医生相遇之后，船长再也不闹了，但也没有离开旅店。这件事情过后不久便发生了一连串神秘事件，使我们终于摆脱了这个老船长。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事情就此了结，他所带来的烦恼并没有被摆脱掉。

老船长来的那年冬天寒冷异常，我们明显地看出，我那可怜的父亲可能熬不到春天了。他的病越来越重，母亲和我承担了店里面所有的活计，忙得团团转，根本没什么工夫去注意我们那位讨厌的客人。一月里的某个早晨，太阳刚刚爬上山顶，将阳光洒向远方的大海，老船长就已经出发去了海滩，这天他比以往起得都早。只见他的水手弯刀在那件蓝色旧外套肥大的下摆旁晃来晃去，胳膊下夹着望远镜，帽子扣在后脑勺上。他一路大步走去，嘴里冒出阵阵的白气，一会儿就转到那块大岩石的后面。

因为船长回来要用早餐，所以我在楼下摆上桌子。这时，客厅的门开了，进来一位陌生人。这个人脸色苍白，左手缺了两个手指；他虽然也带着水手弯刀，但样子不是多么

凶恶。我一直在留意水手——不管是一条腿的还是两条腿的，但这个人却难以判断，因为尽管他不像个水手，但身上还带着水手的气质。他在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做了个手势要我过去。然后他斜着眼睛问：“这桌子上的早餐是为我朋友比尔准备的吧？”

我说我并不认识什么比尔，至于这早餐，是为住在我们店里的一位叫船长的客人准备的。“对啊，”他说，“我这朋友比尔也可以被人称为船长。他脸上有个刀疤，而且性格很开朗，特别是喝了点儿酒后就更加可爱。我这朋友比尔就是这样的人，我敢和你打赌，这位船长脸上的刀疤在右边的腮帮子上，对不对？那么我朋友比尔是不是住在这儿？”我忘了船长对我的嘱咐，告诉他说船长出去散步了。“去哪儿散步了，孩子？”那人追问道。我便用手指了指门外的那块岩石。“啊，比尔见到我，肯定会像见到好酒一样高兴的。”他说这话时，脸上丝毫没有高兴的神色。

这陌生人在店门口转来转去，眼睛不时向外张望，好像猫在等着老鼠。有时，我走出店门站到了大路上，他就立刻叫我回去，还不停地骂我，吓得我心惊胆战。我一进屋，他的态度又变了，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我是個好孩子，还说他很喜欢我。他说：“对男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守规矩。要是你和比尔一起出海，你就不会站在那里要我叫你两遍了，绝对不会。比尔不会说第二遍。瞧，果然是我朋友比尔来了，胳膊底下还夹着望远镜。那不是他还能是谁呢？孩子，我们回客厅，躲在门后边，给比尔来一个小小的惊喜。上帝保佑，确实是她。”

陌生人拉着我躲在旅店门后，敞开的大门刚好挡住我们两人。我当时心里很害怕，尤其是看到这个陌生人也有恐惧感。船长走近了，陌生人撩开衣角露出弯刀柄，然后将弯刀从刀鞘里往外拔了拔，他不停地咽着口水，就像喉咙之间堵了什么东西似的。终于，船长迈着大步走了进来，砰的一声重重地关上店门，径直穿过客厅，走到了为他准备好的餐桌旁。

“嗨！比尔。”陌生人开口叫了一声，那声音在我听来像是在给他自己壮胆。船长猛地转过身来，脸一下子变成了青色。他脸上的表情像是看到了幽灵、恶魔。看到他突然之

间变得那么苍老虚弱，我当时真觉得他挺可怜的。陌生人说：“嗨，比尔，认出来了吧，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船长憋了半天，说道：“黑狗！”

“是的，不是我是谁？”陌生人有些得意地说，“正是当年的黑狗来班波将军旅店看望老朋友比尔了。你一点儿也没有变，比尔。要是你愿意，咱们就坐下来，好好儿谈谈。”等我给他们端来酒水时，他们已经面对面坐好了，黑狗侧身坐在靠近门这边，他要我走开并把门大敞，我想他这样做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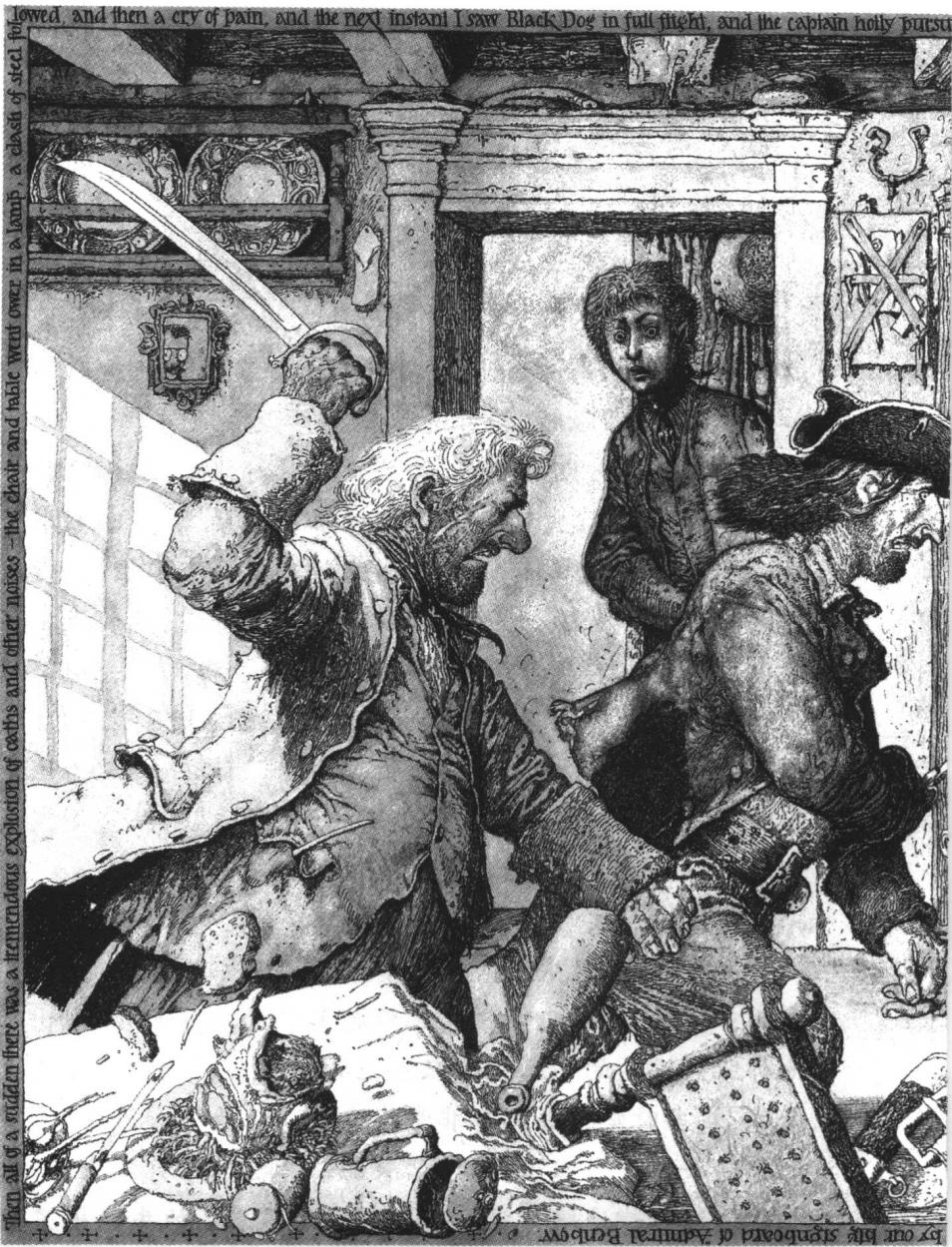
是给自己留出退路。

突然，客厅里传来谩骂声，紧接着他们打了起来，最后，我看到黑狗捂着肩膀没命地往外跑，肩上流着鲜血。船长手执弯刀在后面穷追不舍，追到门口时，船长瞄准黑狗的后背使劲砍去，要不是门口那巨大的“班波将军”招牌，这一刀准会把黑狗劈成两半。直到现在，你仍然可以看到招牌上还留有一道深深的疤痕，有机会你来看看吧。身上带着伤的黑狗不到半分钟就消失在小山包后。船长死死地盯着招牌，最后揉了揉眼睛，转身进了屋。

“吉姆，去拿朗姆酒来。”他说话时身体微微摇晃着，一只手扶着墙。“你受伤了吗？”我小心翼翼地问。“拿酒来！我必须离开这里啦。”他大吼起来。我赶快去拿酒，但是我听到客厅里传来了一声巨响，我跑到客厅一看，船长直挺挺地倒在地板上。我母亲也被刚才的打斗声惊动了，跑下楼来帮我。只见船长呼吸急促，双眼紧闭，脸色恐怖可怕。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他究竟出了什么事，以为他是在和黑狗搏斗时受了重伤。这时，店门开了，利弗塞医生来给我父亲治病了，我们都高兴地松了口气。

医生看过之后说：“他和我们一样，没有什么伤。这个人中风了，我早就警告过他。吉姆，去给我拿一个脸盆来。”当我拿着脸盆回来时，医生已经把船长的衣袖撕开，露出了他那肌肉发达的粗胳膊。只见他的胳膊上好几个地方都文着字，我当时觉得那文身非常有意思。医生让我端着脸盆，他拿起一把手术刀，割开了船长的静脉。流了许多血后，船长才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朝周围看了看。他先认出了医





Then all of a sudden there was a tremendous explosion of oaths and other noises—the chair and table went over in a lamp, a clash of steel followed, and then a cry of pain, and the next instant I saw Black Dog in full flight, and the captain hotly pursuing.

by our big signboard at Admiralty Buildings.